

二十一世纪文库

WORLD FAMOUS
LITERATURE COLLECTION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复活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二十一世纪文库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复 活

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 著
方 丹 译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 一 部

《马太福音》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：“那时彼得进前来，对耶稣说：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七次可以么？耶稣说：我对你说，不是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”

《马太福音》第七章第三节：“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”

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第七节：“……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。”

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第四十节：“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。”

尽管在一小块地方聚集的好几十万，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；尽管他们随意把石头砸进地里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；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，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；尽管他们滥伐树木，驱逐鸟兽，但在城市里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。阳光和煦，青草又四处生长，不仅在林荫道上，而且在石板缝里。凡是青草没有锄尽的地方，都一片翠绿，生意盎然。桦树、杨树和李树纷纷抽出芬芳的粘稠嫩叶，菩提树上鼓起一个个胀裂的新芽。寒鸦、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，都在欢乐地筑巢。就连苍蝇都被阳光照暖，在墙脚下嗡嗡地骚动。花草树木也好，鸟雀昆虫也好，儿童也好，全都欢欢喜喜，生气蓬勃。唯独人，唯独成年人，却一直在自欺欺人地折磨自己，也折磨别人。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，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，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，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、协调、互爱的美；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种种手段。

省监狱办公室官员就因为这种缘故认为神圣而重要的，不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幼都在享受的春色和欢乐；而是昨天接到的那份编号盖印、写明案由的公文。公文指定，四月二十八日，上午九时以前把受过侦讯的一男两女在押犯解送法院受审。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，须单独押解送审。由

于接到这张传票，今晨八时监狱看守长就走进又黑又臭的女监走廊。他后面跟着一个面容憔悴、鬈发花白身穿袖口镶金条的制服，腰束一根蓝边带子的女看守。

“您是要玛丝洛娃吧？”她同值班的看守来到一间直通走廊的牢房门口，问看守长说。

铁锁被值班的看守咔嚓一声开了，打开牢门，一股比走廊里更难忍受的恶臭立即从里面冲了出来。看守吆喝道：

“玛丝洛娃，过堂去！”随即牢门又带上。

监狱院子里，有新鲜爽快的空气，那是从田野上吹来的。但监狱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，里面充满伤寒菌以及粪便、煤焦油和霉烂物品的臭味，不论谁一进来都会感到郁闷和沮丧。女看守虽已闻惯这种污浊空气，但从院子里刚一走廊，就觉得浑身无力，昏昏欲睡。

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从牢房里传出。

“喂，玛丝洛娃，快点儿，别磨磨蹭蹭的，听见没有！”看守长对着牢门喝道。

过了两分钟光景，一个个儿不高、胸部丰满，身穿白衣白裙，外面套着一件灰色囚袍的年轻女人，快步走出牢房，敏捷地转过身子，在看守长旁边站住。这个女人脚穿麻布袜，外套囚犯穿的棉鞋，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，显然有意让几绺乌黑的鬈发从头巾里露出来。她的脸色好象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新芽，异常苍白。那是长期坐牢人的通病。她那双短而宽的手和从囚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脖子，也是那样苍白。她的那双眼睛，在苍白无光的脸庞衬托下，显得格外乌黑发亮。虽然有点浮肿，但十分灵活。其中一只眼睛稍微有点斜视。她挺直身子站着，丰满的胸部高高地隆

起。她来到走廊里，微微仰起头，盯住看守长的眼睛，现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。看守长正要关门，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，从牢房里探出她那张严厉、苍白而满是皱纹的脸来。老太婆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，看守长就对着老太婆的脑袋推上牢门，把她们隔开了。牢房里响起了女人的哄笑声。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，向牢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洞转过脸去。老太婆在里面凑近窗洞，哑着嗓子说：

“千万别跟他们多噜嗦，咬定了别改日子，就行了。”

“只要有一个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结局就行，”玛丝洛娃晃了晃脑袋说。

“结局当然只有一个，不会有两个，”看守长煞有介事地摆出长官的架势说，显然自以为说得很俏皮。“跟我来，走！”

老太婆的眼睛在窗洞里消失。玛丝洛娃来到走廊中间，跟在看守长后面，急步走着。他们走下石楼梯，经过比女监更臭更闹、每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，走进办公室。办公室里两个持枪的押送兵正等在办公室里。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公文交给一个押送兵，说：

“把她带去！”

那押送兵是下城的一个农民，红脸，有麻子，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翻袖里，目光对着那女犯，笑嘻嘻地向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。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，向大门口走去。

大门上的一扇便门开了，两个士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门走到院子里，再走出围墙，来到石子铺成的大街上。

马车夫、小店老板、厨娘、工人、官吏纷纷站住，好奇地打量着女犯。有人摇摇头，心里想：“瞧，不象我们那样

规规矩矩做人，就会弄到这个下场！”孩子们害怕地望着这个女强盗，唯一可以放心的是她被士兵押着不会再干坏事了。一个乡下人卖掉了煤炭，在茶馆里喝够了茶，走到她身边，画了个十字，送给她一个戈比。女犯脸红了，低下头，嘴里喃喃地说了句什么。

女犯察觉向她射来的一道目光，却并不转过头，只悄悄斜睨着那些向她注视的人。大家都注意她，这使她很高兴。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清爽些，带有春天的气息，这也使她高兴。不过，她好久没有在石子路上行走，这会儿又穿着笨重的囚鞋，她的脚感到疼痛。她看看自己的双脚，竭力走得轻一点。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，店门前有许多鸽子，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，没有人来打扰它们。女犯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灰鸽。那只鸽子拍拍翅膀从女犯耳边飞过，给她送来一阵清风。女犯微微一笑，接着想到自己的处境，不禁长叹一声。

—

玛丝洛娃是个有极其平凡的身世的女犯。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农奴的私生子。这女农奴跟着饲养牲口的母亲一起，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院里干活。这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年年都生一个孩子，并且按照乡下习惯，总是给孩子行洗礼，但不再给这个违背她的心愿来到人间的孩子喂奶，因为这会影响她干活。孩子因此不久就饿死了。

就这样五个孩子死了。个个都行了洗礼，个个都没有奶吃，个个都死掉了。第六个孩子是她跟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生的，是个女孩。她的命运本来也不会有什么不同，可是那两个老姑娘中有一个凑巧来到牲口棚，斥责饲养员做的奶油有牛骚气。当时产妇和她那个白白胖胖的娃娃正躺在牲口棚里。那老姑娘因为奶油做得不好吃，又因为把产妇放进牲口棚里，便大骂了一通。骂完正要走时，忽然看见那娃娃，觉得很惹人爱怜，就自愿做她的教母。给女孩行了洗礼，又因怜悯这个教女，便常给做母亲的送点牛奶和钱。女孩就这样活了下来。两个老姑娘从此就叫她“再生儿”。

孩子三岁那年，她母亲害病死了。饲养牲口的外婆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，两个老姑娘便把女孩领到身边抚养。这个眼睛乌亮亮的小女孩长得非常活泼可爱，两个老姑娘就常常拿她消遣解闷。

这两个老姑娘中，妹妹索菲雅·伊凡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，就是她给女孩行的洗礼；姐姐玛丽雅·伊凡诺夫娜脾气比较急躁。索菲雅把这娃娃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还教她念书，一心想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养女。玛丽雅却要把她训练成一名出色的侍女，因此对她很严格，遇到自己情绪不好，就罚她甚至打她。由于两个老姑娘持不同的态度，小姑娘长大成人后，便一半成了侍女，一半成了养女。她的名字也不上不下，叫卡秋莎，而不叫卡吉卡、卡金卡。她缝补衣服、收拾房间、擦拭圣像、煮茶烧菜、磨咖啡豆、煮咖啡、洗零星衣物，有时还坐下来给两个老姑娘读书解闷。

有人来给她说媒，她都一概谢绝了，觉得嫁给卖力气过活的男人，日子一定很苦。她已经过惯地主家的舒适生活。

她就这样一直生活到十六岁。在满十六岁那年，卡秋莎暗暗爱上两个老姑娘的侄儿，一个在大学念书的阔绰的公爵少爷，却不敢向他表白，甚至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产生了这种感情。两年后，这位侄少爷出发远征，途经姑妈家，又待了四天。他在临行的前夜他引诱了卡秋莎，动身那天又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钞票。他走了五个月后，她才断定自己怀孕了。

从那时起，她变得性情烦躁，一味想着怎样才能避免即将临头的羞辱。她服侍两个老姑娘，不仅敷衍塞责，而且连自己都没想到，竟发起脾气来了。她说了不少粗话来顶撞老姑娘，事后又觉得懊悔，就要求辞工。

两个老姑娘对她也很不满意，就放她走了。她从她们家里出来后，到警察局长家做了侍女。但只做了三个月，因为那局长虽然年过半百，但还是对她纠缠不清。有一次，他逼

得特别过分，她便发起火来，骂他混蛋和老鬼，狠狠地把他推开了。他竟被推倒在地。她因此被解雇了。因为快要分娩了她已不能再找工作了，就寄居到乡下一个给人接生兼贩私酒的寡妇家里。分娩很顺利，可是那接生婆刚给一个有病的乡下女人接过生，便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。据送去的老太婆说男孩一生下来就被送去育婴堂，一到那里就死了。

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，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：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的，一百卢布是公爵少爷送的。等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时，手头只剩下了六个卢布。她不懂得省吃俭用，只会花钱，待人又厚道，总是有求必应。接生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，作为两个月的伙食费和茶点钱，又要了二十五卢布，算是把婴儿送到育婴堂的费用。另外，接生婆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买牛。剩下的二十几个卢布，卡秋莎自己买衣服，送礼，零星花掉了。这样，当复原时，她已身无分文，不得不重新找工作。她到林务官家干活。林务官虽然已有老婆，但也跟警察局长一样，从第一天起就缠住卡秋莎。卡秋莎讨厌他，竭力回避。但他比卡秋莎狡猾老练，主要因为他是东家，可以随意支使她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，把她占有了。做妻子的知道了这件事，有一次乘丈夫同卡秋莎单独待在房间里，就扑进去打她。卡秋莎不甘示弱，两人厮打起来。结果卡秋莎连工资也没拿到就被赶了出来。此后卡秋莎来到城里，住在姨妈家。姨父是个装订工，原先日子过得不错，后来主顾越来越少，他就借酒消愁，把家里的东西都变卖喝掉了。

姨妈开了一家小洗衣店，借以养活儿女，并供养潦倒的丈夫。姨妈要玛丝洛娃进她的洗衣店干活。但玛丝洛娃看到

洗衣店里女工的艰苦生活，犹豫不决，就到荐头行找工作，给人家当女仆。她找到了一户，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男孩的人家。进去才一星期，那个才念中学六年级的留小胡子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，缠住了玛丝洛娃，不让她有丝毫安宁。做母亲的却一味责怪玛丝洛娃，把她解雇了。玛丝洛娃没有找到新的工作，但在荐头行里无意中遇到了一位手上戴满戒指、肥胖的光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太太。这位太太知道了玛丝洛娃的处境，就留下地址，请玛丝洛娃到她家去。玛丝洛娃去找她。这位太太亲热地招待她，并请她吃馅饼和甜酒，同时打发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。傍晚就有一个须发花白的高个子男人来到这屋里。这老头子一来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，眼睛闪闪发亮，笑嘻嘻地打量着她，同她说笑。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，玛丝洛娃只听到女主人说：“刚从乡下来的，新鲜得很呐！”而后女主人把玛丝洛娃叫去，对她说他是作家，钱多得要命，只要她能如他的意，他是不会舍不得花钱的。她果然如了他的意，他就给了她二十五卢布，还答应常常同她相会。她付清了姨妈家的生活费，买了新衣服、帽子和缎带，很快就把钱花光了。过了几天，作家又来请她去。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，并叫她搬到一个独门独户的寓所去住。

玛丝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，却爱上了同院一个快乐的店员。她主动把这事告诉作家，然后又搬到一个更小的独户寓所里去住。那个店员起初答应同她结婚，后来竟不辞而别，到下城去了，显然是抛弃她了。这样，玛丝洛娃又变成孤零零一个人了。她本想独自个儿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，可是人家不答应。警署署长对她说，她要领到黄色

执照，接受医生检查，才能单独居住。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。姨妈见她穿戴着时髦的衣服、披肩和帽子，便客客气气接待了她，认为现在身价高了，再也不让她作洗衣妇。而对玛丝洛娃来说，她根本不考虑做洗衣妇的问题。她瞧着前面几个屋子里的洗衣妇，对她们充满怜悯。她们脸色苍白，胳膊干瘦。有的已得了痲病，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。那里不论冬夏，窗子一直敞开着，她们就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蒸汽里洗熨衣服。玛丝洛娃一想到她也可能服这样的苦役，就不禁感到难以忍受。

就在玛丝洛娃没有任何依靠，生活无着的时候，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。

玛丝洛娃早就抽上香烟，而在她同店员姘居的后期和被抛弃以后，就越来越离不开了酒瓶。她之所以离不开酒瓶，不仅因为酒味醇美，更因为酒能使她忘记身受的一切痛苦，暂时解脱烦闷，增强自尊心。而这样的精神状态不喝酒是无法维持的。她羞耻难当，不喝酒就觉得意气消沉。

牙婆招待姨妈吃饭，把玛丝洛娃灌醉，要她到城里一家最高级的妓院去做生意，又向她列举干这个营生的种种好处。玛丝洛娃面临着一场选择：或者低声下气去当女仆，但这样就逃避不了男人们的纠缠，不得不同人临时秘密通奸；或者取得生活安定而又合法的地位，就是进行法律所容许而又报酬丰厚的长期的公开通奸。她选择了后一条。此外，她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诱奸了她的年轻公爵、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。同时还有一个使她答应诱惑的条件，使她最后打定主意，牙婆答应她，她喜爱什么衣服，就可以做什么衣服，丝绒的、法伊约的、绸缎的、袒胸露臂的舞衫，等

等，任凭挑选。玛丝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黑丝绒滚边的鹅黄连衣裙的情景，再也经不住诱惑，就交出身份证去换取黄色执照。牙婆当天晚上雇来一辆马车，把她带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去了。

从此以后，玛丝洛娃就经常违背上帝的诫命和人类道德，过起犯罪的生活来了。千百万妇女过着这种生活，不仅获得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的许可，而且受到它的保护。最后，这类妇女十个倒有九个受着恶疾的折磨，未老先衰，早早夭折。

夜间纵酒作乐，白天昏睡不醒。下午两三点钟，她们才懒洋洋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，喝矿泉水醒酒，或者喝咖啡，身上穿着罩衫、短上衣或者长睡衣，在几个房间里没精打采地走来走去，再隔着窗帘望望窗外，有气无力地对骂几句。接着是梳洗，擦油，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，试衣服，为服饰同老鸨吵嘴，反复照镜子，涂脂抹粉，画眉毛，吃油腻的甜点心；最后穿上袒露肉体的鲜艳绸衫，来到灯火辉煌的华丽大厅里。客人陆续到来，奏乐，跳舞，吃糖，喝酒，吸烟，通奸。客人中间有年轻的，有中年的，有半大孩子，有龙钟的老头；有单身的，有成家的；有商人，有店员；有亚美尼亚人，有犹太人，有鞑靼人；有富裕的，有贫穷的；有强壮的，有病弱的；有喝醉的，有清醒的；有粗野的，有温柔的；有军人，有文官；有大学生，有中學生。总之，各种不同身份、不同年龄、不同性格的男人，应有尽有。又是喧闹又是调笑，又是打架又是音乐，吸烟喝酒，喝酒吸烟，音乐从黄昏一直吵到天明。直到早晨，她们才得脱身睡觉。天天如此，个个星期如此。每到周末，她们便乘车到政府机

关——警察分局，那里坐着官员和医生，都是男人。他们的态度有时严肃认真，有时轻浮粗野，肆意蹂躏不仅为人类所赋有、甚至连禽兽都具备的那种足以防止犯罪的羞耻心，给这些女人检查身体，发给她们许可证，使她们可以和同谋者再干上一星期同类罪行。下一个星期还是这样。不分冬夏，天天如此，没有假期。

就这样玛丝洛娃就过了七年。在这期间，她住过一次医院，换过两家妓院。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，也是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，那时她才二十六岁，出了一件事，使她进了监狱。同杀人犯和盗贼一起生活了六个月，今天被押解到法院受审。